

善以待人 可亲可敬

——为纪念姬树明先生逝世一周年而作

□刘德俊

姬树明先生逝世一个多月后,我们才得知这个难以置信的消息,并为未能送他最后一程而感到惋惜。

我1980年4月26日到报社,分在采编合一的农村组。当我区进入汛期后,报社领导叫我去行署水利局,采访防汛的稿子。我到水利局后,水利局的领导叫我找秘书科的姬副科长,我心中不免有些疑问,防汛应该是水利局业务科室的事,怎么叫我找秘书科?我到秘书科,见到一位个头不高不矮,清瘦精干,面带笑容,显得非常友善的中年人(那时他年近五十)。互相介绍后,我说明了来意,他便滔滔不绝地给我说起全区防汛的情况。由于他对全区防汛情况了如指掌,介绍思路清晰,有数据有事例。我回报社后,很快写出了全区防汛抗旱的稿子见诸报端。后来得知,姬树明先生曾在《拂晓报》《滁州报》当过编辑,是个老报人。

不久,姬树明先生调到文化局当文化科科长,1982年调到滁州日报社担任副总编辑,成了我的直接领导。后来宁永禄调到师专当校长,姬树明先生担任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

“善人者,人也善之。”姬树明先生对人

热情而友善,对下属从不以命令式的说话方式,遇事多与下属商量。改革开放后,我区涌现出大批专业户,他们在商品生产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为了宣传这些专业户,姬树明先生很友好地和我们经济科商讨,开个“专业户列传”专栏。几年下来,经济科用版面说话,宣传了百余户商品生产搞得好的,包括自己富裕了帮助还有困难的农户专业户。这个专栏的开设具有创新性,适应当时两个文明建设的宣传要求,稿件的质量也较高,后来孙浙江同志写了开设这个专栏的初衷和取得成效的文章,被收入1986年《中国新闻年鉴》。

1988年10月,我作为进报社就编写农村和农业方面稿件的一名编辑、记者,想对我区淮河边的农村和乡土人情有个进一步的了解,便提出沿淮河大堤步行采风,当时姬总给予积极支持,将配给他的一架135相机给我带上。我从凤阳临淮关出发,沿淮河大堤步行,到凤阳的黄湾乡、枣巷乡、小溪河乡,五河县的朱顶镇,嘉山县的浮山乡、太平乡、女山湖等乡镇,既写文字稿件,又拍摄照片,更重要的是,摸清了淮河大堤的走向,熟悉了淮河边的乡镇,了解了淮

河边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在凤阳县黄湾乡,我将135相机绑在树上,自己背着背包,走在乡间小道上,利用自拍,拍下自己在淮河边采风的镜头,后来报社纪念复刊20年出画册,采用了我自拍的照片。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主持报社农村部工作,看到乡村干部工作很辛苦,他们天天没有固定的八小时工作制,常常头顶星星出门,脚踏月色回家。但他们守土有责,关心群众,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一心一意办实事,带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他们应该在报纸上占有一个席位。经领导同意后,我们开设了“乡村好干部”专栏,宣传那些在基层辛辛苦苦、任劳任怨的乡村好干部,专栏发了十多期后,姬总将“乡村好干部”改成“乡村干部”,这样宣传的面更大一些。1990年,我将开设“乡村干部”专栏的心得体会写成《让乡村干部在报纸上占一席位》的文章,先被1990年《中国地报》刊物采用,后被收入1990年《中国新闻年鉴》。

1998年是改革开放20周年,我想将自己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编辑出版成一本书,将挑选的文章拿给姬总看过后,因为选的大

都是农村改革方面的稿件,他给书名起为《大包干纪略》,并赋诗一首“稳农求发展,集体何良方。联产承包制,神威天下扬。立竿得温饱,绩进奔康庄。改革春风暖,万花竟吐香。”以“农业大包干二十周年纪念刘德俊同志《大包干纪略》一书出版”。他还吩咐我找当时的地委书记题写书名。

姬总写得一手好字,我出第二本书《儒生散记》时,将书稿大样送请他审阅,并请他题写书名。他审阅后,说我的书编辑得不错,欣然给我题写了书名。他的字和他的为人,在市直单位早已得到一致好评。

姬树明先生去世前两个月,我去给他送安徽老年新闻工作者协会办的《联谊通讯》,看他身体很健康,但上身只穿着背心,还建议他注意防止受凉。谁知两个月后他生病住院,几天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让人痛心不已。

“德之崇,不求名之远而名自远。”人生在世,立德为要。姬树明先生以他高尚的品德,对人始终和蔼可亲的行为,受到人们的尊重,他虽然去了另一个世界,但他的可亲可敬的形象,将长久地留在认识和熟悉他的人们的记忆中。

殢人娇·归去来兮

腊月寒风,沙清流少。桥洞外,一梅开了。浅潭彻骨,轻香杳杳。岸草里、正栖北来归鸟。

烟气漾漾,梨花袅袅。山深处,去乡人早。雪中天际,苍苍渺渺。此一路、娘心日牵梦绕。

酒泉子·归

残月长桥,柳外沙洲眠鸟处。风霜寒,归乡路。正迢迢。

花开枝绿雨潇潇。铁路大巴何处?几回肠,挥手去。是明朝。

长相思·归鸿

山复山。水复山。飞向南方柳树湾。家园几日间?

露霜寒。月光寒。昨夜沙洲眠意残。故乡和梦看。

琅琊阁

莽山奇景谁先知,绝顶攀登采药时。古刹开光香火盛,竟观日出醉呼奇。

醉翁亭

千载名亭盛世迎,解醒伟阁客眸惊。琅琊山水教人醉,今古人稠冠冕名。

解醒阁

阁耸亭西泉石间,翠薇夺目亦增颜。中华亭展彩图览,登满古今情满山。

太阳从半空中探出头来像是一颗汤了的糖山川浸在浓雾里若熬煮已久的鲫鱼汤

叫不出名字的鸟一身黑羽油得发亮叽叽咕咕。生之欢悦欣欣然挂在秃枝上

低处依然有虫子和草籽干净的路面泛着白光日夕暮春,慈祥的黄葛树,依然是寄身的天堂

银杏越来越通透三角梅的火焰微微摇晃多好呀,大雪封山之前我,我们,还有机会缓步徐行,踩着岁月的凌波看看菊花的黄,闻闻桂子的香

冬日弦歌

雀子抖动羽翅啾啾中毫无翔气的凛冽它们在枝间穿梭明黄的叶子纷纷掉落

花谢了,草枯了秋虫们的演唱在闲寂中落幕感谢您。落叶俯下身子感谢您给我一个温暖的被窝

蔓草无言。落叶轻轻覆盖着,愈来愈深的萧索雀子跃跃,挑开素描彼处拓枝闲章,此处加个逗点

沥沥雨,剪剪风幽幽拨动着季节的琴弦安时处顺,从容谢幕落叶给予众生,最后的恩典

朔风带走的,春风悉数奉还大地如此沉静,万物怎会慌乱寒尽春生,此刻远去的蝴蝶,必将再度于枝头踮踮

禹王河边的真挚诗人王雨春

□王志高

王雨春,字汝淋,号用轩,乾隆乙亥年(1755)正月二十二日寅时,出生在天长十三里镇禹王河西岸王庄(现郑集镇船塘村王庄组)的一户耕读世家。其父王克一,字连仙,是一名岁贡生,也是一位在科举路上不得志的文人,虽然在江南乡试乾隆丙子、乙酉两科中,试卷被同考官推荐给主考官,但最终名落孙山,未能中举。其一世祖王道是明朝成化年间由江西抚州府迁天长第一人,也是郑集船塘村王庄“耕读堂”王氏家族的缔造者。

王雨春自幼天资聪慧,加之其有饱读诗书的父亲王克一的悉心教导,在同辈人中逐渐声名鹊起,《同治天长纂辑稿》中对其评价“平易近人,不露圭角,同辈老成,见必起敬,士林奉为圭臬焉”。乾隆五十二年(1787)左右,虽然王雨春还未考中举人,但时任湖南学政的钱沅对其品行和学识敬佩有加,延为上宾,临走时作诗《送尚宾用轩东还待举用旧诗韵》相赠。归家后,与张谦(地山)、刁瑞梁(虹渠)、王雅堂等人相互作诗唱和。

王雨春在科举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嘉庆三年(1798),四十四岁时,考中江南乡试戊午科副榜举人。嘉庆十二年(1807),五十三岁时,与天长著名诗人程虞卿一起考中江南乡试丁卯科举人(程虞卿时四十岁,乡试第二十七名;王雨春乡试第八十四名)。嘉庆十六年(1811),王雨春、程虞卿、戴兰芬三人一起赴京参加嘉庆辛未科会试,三人败北而归,四月三日回到淮安文津书院,稍息后,程虞卿留在文津书院,王雨春、戴兰芬返回天长,临别时,程虞卿作诗《袁江送别王用轩戴湘圃(兰芬)归里》留念。

王雨春五十三岁考中举人,可能由于年龄偏大的原因,未能被选拔为官,最终以“候选同知”虚职致仕,并无固定收入,但“家无儋石,裕如也”,物质上的贫困并不能阻止他对精神的追求。他精通经学、制艺、胎息,古文有汉魏之风气,诗律力争大历前。著有《虚北集》,可惜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毁,未见存世。他所作的《由榔赴永舟过衡阳简张地山》被《皖雅初集》收录。王雨春和诗人杜甫一样,同情疾苦的人民,所作的《鬻儿行》与同时代程虞卿的《苦旱》、戴兰芬《泽骨行为金岑嵩少府作》一起被《清诗铎》收录,是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不可多得的时代佳作。王雨春和程虞卿的诗文,得到清朝镇江著名诗社“京江七子”之一王豫的认可。王豫认为“天长有两诗人,程子禹山以雄浑胜,王子用轩以真挚胜,古体乐府尤擅长”。

举人王雨春、程虞卿,与状元戴兰芬一样,同是我们天长的骄傲!



山水(指墨) 刘知白绘

磨面的那些日子

□马顺龙

父亲健在的时候曾多次跟我说,我们家祖上在山东,爱吃面食。明朝初年,洪武帝朱元璋从四面八方调集百万民众聚集“本是个好地方”的凤阳,营建明朝第一座都城——明中都。我的祖上,就是在那个时候从山东菏泽聚到了山西洪洞老槐树下,走向四面八方,最终迁到了今天的凤阳县山马村定居,繁衍下来。

由于祖籍北方,且村庄里的地都是沙质,土壤积不住水,我们庄子上种庄稼也多是北方农作物。记得自小时候至今,我老家地里种的都是一麦一豆或一麦一薯、一麦一黍等,很少种水稻。我小的时候就喜欢吃面食——当然是麦面,而不是高粱面、玉米面。

20世纪70年代之前,村里还没有通上高压电,磨面用的是石磨。石磨是两扇圆形的、单面刻有规则而深长磨槽的青磨石,一扇在上,一扇在下,下扇固定在磨基上不动,磨面粉靠的是推动上扇绑定的一个磨棍转动上扇磨石。上扇磨石有四个圆的小孔,中间一个小孔用来插木柱,以固定上下两个磨石,磨石侧面两个小孔用来插木柱绑定磨棍,上面还有一个小孔是专门用来下漏小麦的磨眼通道。

我记得,那时候母亲经常头上戴着毛巾,腰里围着一个围巾,把粮食堆在磨眼,在磨眼里插着一根筷子或一截手指粗的木条,磨转动着,一边还伸手扫动粮食,将高粱、玉米或小麦从磨眼里不断地扫进磨眼,磨碎了,面粉顺着下扇的一道磨槽堆到磨盘上。母亲用一把干刷子,将磨盘上的面粉扫到簸箕里,再倒到磨眼上,继续磨。等到磨盘上的面起来多了,开始过筛,用带有细纱布的筛筛筛选面粉。在母亲的摇晃下,刚刚磨好的面粉如小雪一样纷纷落在簸箕里,而麸皮留在了筛筛里。把筛筛里的麸皮倒到磨眼上继续磨,就这样磨上四五遍,直到剩下的

麸皮很少了才算磨完,才能做面条、大馍。

在那个没有电的年代,石磨转动全靠畜力或人力。那时候,我最怕的事情就是做错事或考试没考好,母亲让我抱着推磨棍帮她磨面粉,用耗费体力来处罚我。那时候一日三餐不是煮山芋,就是高粱稀饭,营养不良,瘦小的我没有多大力气,一开始觉得新鲜、好奇、好玩,抱着磨棍绕着磨盘石轻快地跑上几圈。但是,跑了几圈就跑不动了,越转越感觉磨越沉,两腿发酸,胳膊发软,仿佛经历了长途跋涉,腿脚沉重得像是坠上了沙袋。母亲这个时候会为我擦汗,但总忘不了唠叨几句,教育我认真上课,别和其他小朋友闹架。我都是很虔诚地低着头,嘴里答应着“嗯,好,下次改正,决不再犯”之类的保证,但是很快就又老错之上犯新错,最终免不了挨一顿打。

推磨是个力气活,有毛驴的人家往往不用人力,而是在磨棍上再绑一个推磨架,把毛驴套在磨架上,再用一块厚布遮住驴子的双眼,让毛驴摸着黑,围着磨盘石匀速地转动上盘磨石。毛驴推磨,不仅节省了人力,而且磨面速度快,磨出来的面粉也比人力磨出来的要细腻。我不解地问母亲:“为什么要把毛驴的眼睛蒙上?”母亲没说话,随手把蒙在毛驴眼上的布解掉,这时毛驴甩了甩头,看了看磨盘石,停下脚步,伸长脖子去舔食磨盘石上的面粉。我一下子明白了,给毛驴蒙上眼,不仅可以保证毛驴的推磨效率,还可以防止嘴馋的毛驴偷吃。

1981年秋,村里通上了电,家家户户接上了电灯,村里也安了电磨机,乡亲们就到电磨房磨面。渐渐地,电磨机终于取代了石磨、石碾,推石磨的人家越来越少,我家的那盘石磨被父亲收到了屋子的拐角。这40多年来,推石磨磨面粉的时光却一直被我存放在心底一个最硬的角落里……

